

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(第三辑) 主编: 杨晓敏

克隆一个慧

白旭初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典藏品 (第三辑)

主编 杨晓敏

克隆一个慧

白旭初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克隆一个慧/白旭初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 12

(中国小小说典藏品. 第3辑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903-2

I. 克… II. 白…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8556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32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37.5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 715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850 毫米×1168 毫米	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903-2	定价 144.00 元(共 12 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小小小说的优势(代序)

铁 凝

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。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,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,那么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。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为要紧。

小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,世界上的一些通都大邑,诸如东京、纽约等地,小小小说都很发达。为什么会发达?当然,小小小说不是因为城市大,就自然而然地大起来。日本有位作家一辈子只写小小小说。他有篇小小小说迄今我还印象很深: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弄得非常杂乱,有一天,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小偷来到他家偷窃。当小偷看到屋子里如此杂乱不堪时,忍无可忍,迅速地将屋子拾掇得整整齐齐,打扫得干干净净,尔后,给单身汉的家留了个字条,让他以后要保持室

克隆一个慧

内清洁。小偷什么也没偷就走了。不久前，我去日本访问时，见到了这位专写小小说的作家，问：“写小说时，你是怎么想起这样的情节的？”那位作家说：“我女儿的房间经常那么乱。”

还有这样一篇美国小小说：一个美国人到一家餐馆去吃饭，用完餐后把20美元放在了餐桌上就往外走，快到门口时，服务员把他叫住了，问他用餐后怎么不付钱。这个美国人看了看服务员，什么也没说，又给了服务员20美元。当服务员收拾餐桌时，却发现盘子底下压着20美元。

有许多通都大邑里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，越容易发现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。作家们都明白，用语言表达不完的，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。如今，在许多读者的眼里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，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。

目 录

1 小小说的优势(代序) 铁 凝

1 农民父亲

4 森领导

8 老林

12 克隆一个慧

15 女儿长大了

19 寻常故事

22 防盗网

25 力量

29 夫妻舞伴

33 反响

克隆一个慧

- 36 垃圾山
- 40 告状
- 44 敲错门
- 48 这个电话必须打
- 52 买卖
- 56 上电视
- 59 唐奶奶
- 64 谎言
- 67 四川佬
- 72 小保姆
- 76 藤床
- 80 旅游
- 83 厂长与作家
- 87 分房方案
- 90 小小说童话(代后记) 杨晓敏

农民父亲

旺老倌的儿子回来了。

儿子在城里当局长。和儿子同来的还有两个年轻人，一个是秘书，一个是办公室主任。

儿子说：爹，稻要几天才能割完？旺老倌说：三天。儿子指指秘书和办公室主任，说：加上我们三人，一天就能割完——双休日，我们特地来帮忙的。

上个月，旺老倌答应割了稻就进城跟儿子过。

儿子说请人割吧。旺老倌说什么也不肯，说这是最后一次割稻了。

旺老倌的老伴去世后，他一个人守着乡下老房，太孤单。儿子被唤醒时，屋里还黑咕隆咚的。

旺老倌把三顶草帽递给儿子，儿子看

了看颜色灰暗的草帽，没接。旺老倌说：拿着，小心晒昏了头。儿子的手刚伸出又缩回去。旺老倌说：嫌脏？儿子指指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身边的编织袋，说：我们有。旺老倌生气地一扬手，三顶草帽飞到角落里。

太阳悬在无一丝云的空中，没有风。目不转睛的话，可以隐约看见地面上蒸腾着的缕缕热焰。

儿子才割了五六米远就气喘吁吁了，他直起腰，发现父亲已把他拉下十多米远。他扭头看秘书和办公室主任，他俩早已满脸汗水直起腰，摘下宽边白色太阳帽使劲扇风。儿子就说：歇歇吧。又大声喊：爹，快过来喝口水！旺老倌仍撅着屁股挥舞着镰刀，头也没抬。

旺老倌一直割完半块田才来到大榕树下。儿子急忙从编织袋里拿出一瓶矿泉水，旋开盖子递过去。旺老倌没接，他用汗味很重的毛巾擦了脸和脖子，然后从陶罐里倒出一碗大叶茶，一口气喝光后说：你那水好喝些？儿子说：好喝，不是普通的水，三块多一瓶。旺老倌咕哝：粮食比水贱。

儿子听父亲说话很冲，没敢再开口，默坐了一会儿，又挪回到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身边，说：这稻今天只怕割不完。

秘书赶忙说：局长您放心，等会儿我们努力干。

儿子说：只怪我爹脾气倔，几亩田，请几个民工一天就割完了，他偏不答应。

办公室主任赶紧说：局长，没关系，你爸爸都能干，我们……

儿子压低嗓门说：你能和他比？他干了一辈子，干惯了……儿子还要说下去，忽听父亲重重地干咳了一

声，忙刹住话头。

旺老倌立起身，戴上草帽。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跟着站起来。儿子说：别忙，涂了防晒霜没有？秘书和办公室主任回答说：涂了。儿子又说：再多涂点，小心晒伤！嘴里要多含些人丹，小心中暑……啊，爹，您要人丹吗？

旺老倌把一只飞到脚边的蚱蜢狠狠踢了一脚，头也不回，大声说：城里人才是人！

秘书悄悄说：局长，您爹好像不高兴。

儿子说：没事，他就是这脾气，有口无心。

夜已经很深了。儿子躺在又闷又热的蚊帐里，睡了不到半个时辰就醒了。听见咳嗽声，才知道父亲还在门外纳凉。儿子走出门，说：爹，还不睡？旺老倌闷闷地说：睡不着。儿子说：爹，晒谷，缴公粮的事您别担心，我跟隔壁的根叔说好了……明天上午割完稻，下午我们就可以进城。

旺老倌扬起手中的蒲扇，指着儿子，说：要他替我干？我自己干不好？儿子听出父亲话里有话，急了，说：爹，您这是……

旺老倌粗声粗气地说：我，我命贱！

黑暗中，儿子看不清爹脸上的表情，听口气，火气很大。

儿子的心里陡地有些发凉。

森 领 导

在我们眼里，森属于那种看破红尘的人。

森虽然不是我们科里的人，但我们很了解他很尊敬他，因为他毕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儿。我们科隔壁的B科那两间办公室里的七八个人都是他的部下。森常到我们办公室里来转转，和这个问个好，和那个点点头，挺和蔼可亲的。我们自己的头儿坐在另一间办公室里，很少到我们办公室来。因此，森来了，我们就放下正在做的事，喊森坐，并给森倒茶喝。每当这时，森就连连摆手，别客气，别忙，我又不是客人。

我们就说，您是官儿呀，是领导呀！

鬼官儿，鬼领导！森撇撇嘴咕哝着，一脸的不屑。之后便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来，颇有感慨地说，当官，当领导有什么意思！

当年我在部队跟随××王师长当警卫员时只有十九岁，王师长特喜欢我。王师长才而立之年哩。他可是军里赫赫有名的人物，都说王师长前途无量。可后来怎么着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把他送到了阴曹地府……

说到这里森神情有些黯然，捧起杯子，轻轻抿了一口茶，要不，我也不会早早复员的。

我们便说，你不复员，如今的官职只怕比我们局长还要大吧？

森流露出兴奋的神色，不是吹牛，至少也是个正团职吧。

我们局里百十号人，却只是个副处级单位。我们真替森惋惜，说他运气不好。森却说，是正团职又怎么着？王师长三十岁时官不是比县团级还大吗？他不当官也许还不会死。当官有什么味？卵味！

森四十多岁了，二十年前就是正科级，换上别人，这样原地踏步，说不定早就牢骚满腹，或暗地里跑官要官去了。真难为森有这样静如止水的心态。

前些日子，我们局里有个副局长退休了，空出的位子得有个人填上。上面说，你们局里人才济济，用不着从外单位派人来，就近提拔吧。提拔的是谁呢？上面在考察，局长在琢磨，职工群众茶余饭后也在谈论这个问题。这天，我们正在谈论谁会官运亨通时，森推门进来了。

我们说，森领导来了，请坐，请坐！

屁领导！小科长一个，丑人哩！森和善地笑笑，心情很好的样子。

听说你要当局长了，恭喜呀！

谁说的？别乱说！

都说你进候选人圈子了。你当科长比谁都当得久，你不升升谁？你不升我们都有意见了。

森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快意，别说是个副局长，就是当副市长、市长我也当得像。只是那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一样吃饭做事，做事吃饭！

怎么会是一样呢？硬板凳就换成了老板椅，办公桌就换成了大写字台。

屁老板椅！软绵绵的，夏天坐上去不热？不烧屁股？我喜欢硬板凳，坐着实在。当年毛泽东还要睡硬板床呢……

也不用骑自行车上下班了，有小汽车接你送你。我们又说。

嗨，坐汽车有什么好？汽车跑得快但不安全，容易出事。王师长不是出车祸死了？骑自行车悠哉游哉，还能锻炼身体，是不？

我们想，这世界上对身外之物看得如此淡薄的人莫过于森了。在森的影响下，我们的心胸也开阔起来，再也不为评先进、评职称之类的事烦恼了。

一日，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出去办事去了，只有我埋头赶写一份材料。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，是森。没等我叫森领导，森就说，小陈，每次来都见你最忙，要注意休息，别忙坏了。

森的话令我好感动。我们科长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。我委屈地说，不忙行吗？官儿嘴一动，我就忙几天哩。

你干的是个忙碌的事儿，也干好几年了，该换个工

作了。

换工作不容易哩，局长那儿不好说话。

我给你跟局长说，我的建议局长还是买账的。保证没问题。

真的？

我从来不骗人。

森又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，等着好消息吧！

我高兴得不得了。

许多日子过去了，好消息一直没来。我急了，想去问森。几次在过道上遇到森，他都木着脸，目不斜视地与我擦肩而过，我也不好开口。

森虽然仍在我们隔壁的B科上班，不知怎的，却再也不进我们办公室的门了。

克隆一个慧

老 林

老林干的是常与外界打交道的工作。

如今的人们，兜里头大都揣着一叠儿纸片儿，与人一见面，就会伸出捏着纸片儿的手说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联系。送名片成了展示身份的一种时髦。

人家给老林送名片，老林虔诚地接住，极认真地把名片上的内容看一遍，然后夹在精美的名片簿里。来人见老林不回赠名片，便开口要。老林却抱歉地说，我没名片。来人的目光里便写满疑问。

单位上统一印制名片时，要大家各自设计式样，老林说了一句我不要那玩意儿而弃了权。由此看来，老林确实没有名片。老林当然也希望有自己的名片，但他认为还不是要名片的时候。老林有自己的想法：在科里，他的年龄最大，而职位却最小；别

人在名片上印着主任或副主任,科级或副科级字样,他什么也不是,没职位没头衔的人给人家送名片,岂不是自己找尴尬吗?

老林本不是主任,但是,外单位一些要熟不熟的人见了,常叫他林主任。这令老林哭笑不得。老林不责怪别人,别人是见他年纪大才这么叫的。照别人看来,这把年纪了当个主任应该无疑。

别人叫老林主任时,如果办公室其他人不在,老林常常也不解释和否认,只问别人有何贵干?接着便聊公事,或聊点别的什么。如果办公室有主任在或副主任在,老林便马上说,您别乱封官,我不是主任。说这话时,老林脸上发热,心里便不好受,很别扭。也只有在这种时候,老林便企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当上真正的主任或是副主任。

老林知道这主任和副主任也不是今天想当明天就能当上的。这要有领导器重你,有领导提拔你。

老林单位上每年总有人被提拔。提拔的是谁?老林常常是最早知道的人之一。有人要被提拔了,主管局人事部门都要派人来召开座谈会,这叫做走群众路线,听听群众意见。每逢召开座谈会,单位领导就挑选老林当群众代表。第一次要老林当群众代表时,他不知所措,说我不会讲话,我说些什么呢?单位领导便开导说,这件事很重要,关系到某某某的前途问题,你从这几个方面去说:政治表现啦,学识水平啦,工作实绩啦等等,当然主要是讲优点,不过缺点也可以讲,实事求是嘛!

单位领导还补充说,要你去,是对你的信任。

老林便露出受宠若惊的表情,便去参加座谈会,便

发言，便大年三十——尽挑好的说。

于是，隔不多久，单位里就会传出某某某提升了的消息。

开了两回座谈会，老林便觉得有些扫兴，心理有些不平衡了。老林想，被提拔的人还不如我，他们干吗受重用？我干吗要给他们脸上贴金？老林虽这么想，但下一回单位领导要他去参加座谈会，他还是去了。他想，别人有了被提拔的机会，实在难得呀！我这回给人家说了好话，说不定下回提拔就轮到我自己，到时候别人也会给我说好话呀！

年复一年，老林也记不清参加了多少次座谈会。他只记得，和他一同参加工作的都被提拔了，好几个比他晚十年参加工作的也提拔为副主任了，而他却稳坐“科员”宝座，毫无变动的迹象。老林心里便常常涌起悲凉的感觉。

老林将会被提拔，主管局人事部门正对他进行考察的消息，是近两天传出来的。老林有些不相信，便去悄悄问主任是否真此事？主任支支吾吾一阵后，说，开始是有这事，我参加了座谈会的，只是后来吹了，都说你讲话不负责任，喜欢言过其实……

老林顿觉头皮发紧，耳朵里也嗡嗡响起来，他连连说，我怎么啦，我怎么啦？

主任却平静地说，徐昌嫖娼受处分的事你忘了？

老林说，这与我何干系？

主任说，徐昌提副主任时，你不是说他为人正派么？

这怎么能怪我呢？这……老林话没说完，只觉得眼